

关注

# 保护孩子的天性

□钱理群

实际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的要义。因此，我们今天回到大自然中来，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精髓的吸收和发扬。

我想强调的是另一面。这就是我在《新语文读本》编写手记里强调的，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这大自然的美，是需要人用自己的感官、自己的心去发现的。于是就有了中小学文学教育、艺术教育必须担负的任务：开发学生的感官，即他们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与触觉，特别是视觉与听觉，简单说就是训练“会看的眼睛，会听的耳朵”。

二是“爱”的天性的保护和提升。“爱”是从幼年到老年的人生主题，也是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爱”更是教育的根本。

按照艾里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表达的观点，爱有一个从初级阶段向高级、成熟阶段发展的过程。大体可以说，幼儿、小学低年级时期爱的特点是孩子被无条件地爱。但到了小学高年级、中学时期，孩子应该从“被爱”提升到“爱人”，逐步发展到“关心他人，以及同他人统一”的“爱他人”“创造爱”，也就是从以血缘为中心的爱，发展到对他人主动的爱。我们的教育、儿童文学的任务，就是要用理性的力量，引导学生“爱他人”，爱大自然、社会；“创造爱”，达到“博爱”的境界，从而获得成熟的爱。这是引导孩子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方面，爱的教育也要从感性的维护上升到爱的哲学思考的层面。

三是好奇心、直觉、想象力的保护和提升。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对万事万物本能的直觉的反应，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的想象力，这都是儿童的天性。到了少年时期发展为“少年意气”，我曾经将其概括为“喜欢思考大问题，包括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认为没有不可解的难题、没有不可探索的奥秘的自信心”“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知天高地厚的狂气”。这样的“少年意气”到高中时更是发展为“自由、创造”的青春精神。这都是健全人生最理想的“底子”，弥足珍贵。

我们在编《新语文读本》时，曾这样设想：要引导孩子

子阅读富有想象力的文学，鼓励他们进行“虚构的想象性写作”。因此在阅读建议里经常提倡“接着往下写”。前一段时间我为金波先生的散文写点评，也不断提出这样的“接着写”“另外写”的建议。比如金波先生写了一篇《拔草的老人》，我就加上这样一句：“孩子，你看到老爷爷、老奶奶拔草，会想到什么？如果从来没有注意老爷爷、老奶奶在做什么，就找机会好好看看，想想。”这也是对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想象力的一个引导。

四是保留、延续玩的天性。在《快乐鸡毛》中，金波先生深情地写道：“现在回忆起来，（小时候）好玩儿的东西倒也不少。一块布头、几根狗尾巴草，都可能成为有趣的玩具。”文章最后这句话大大触动了我：“那时候，谁的书本里没夹着几根色泽鲜艳的鸡毛呢？”我在点评中这样写道：“本来孩子的生命中就是一个字——玩！”

除了以上4个方面，我们还要强调“经典阅读”，让孩子自由地与创造民族和人类精神财富的大师、巨人对话、交流，“站在巨人肩膀上，就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极大地提高精神生活的质量”。我这样描述我自己，以及所有作者、老师和家长的历史使命和最大幸福：“牵着中小学生的手，把他们引导到这些大师、巨人的身边，相互介绍之后，就悄悄地离开，让他们——这些代表着辉煌过去的老人和将创造未来的孩子在一起心贴心地谈话。我们只是躲在一旁，静静地欣赏，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就为这个瞬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无怨无悔的啊！”

对于儿童教育的真知灼见，这是读者与大师的相遇。就思想容量而言，这本谈论童年的小书，实在堪当有分量的大家对话录，且分量之大不在“大家”之名，而在知识分子担当之重。按照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天然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儿童在多数情况下仅仅作为叙事灰阑中心的马寿郎，难以取得发声权的现实境况使其难以逃脱弱势地位，两位先生的发声，无疑是站在儿童这一边的、为儿童谋求发展与福祉的。不过，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识也在两位先生的对话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因而在谈及童年问题与儿童之境况时，读者罕见地听到了许多真话，哪怕并不总是那么中听的漂亮话，这正得以显影出知识分子的毫不妥协、无所畏惧的姿态与品格。再次借用萨义德的话说，他们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个人：“他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共场合这么说。”

合上书的这一刻，我不由自主望向窗外的白玉兰，一个画面长久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一位老人面对一棵树，站着。那一瞬间天地归于混沌而一自然，俯仰之间，万物互联。直到另一位老朋友到来，才稍微打破了片刻的沉寂。然而捷足先到的老人却头也没回，用站立的姿势对他：“今天我与你树的交谈开始得比你早哦……”或许，童年不仅是存在的深井，亦是人类的归程。这是树与老人的相遇，也是树与老人共同返老还童的一种方式。可以想见，两位“老顽童”今日的心灵奇旅，不久便会如投掷入湖心的一颗石子，回声带着涟漪荡漾开来，一圈圈波纹正是思想震荡而激起的纹理。而在日后似水流年的磨砺中，树与人的英气与之俱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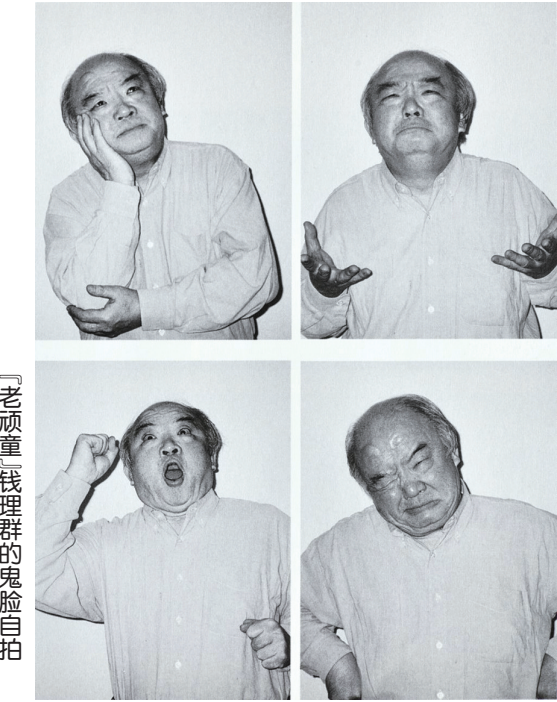
□任慧

吉光片羽就散落在《阅读的意义》《诗教的智慧与思考》《思辨能力》等篇目中。

### 诗人要用自己的爱让孩子懂得爱

然而，教予儿童读与看还都不是目的。从“立人”的儿童教育观出发，两位先生特别强调保护孩童天性，尤其是“会玩”与“会爱”的重要性。《生命教育》《爱的教育》《游戏是儿童的权利》《我和“我们”》等篇目中就有诸多发人深省的箴言。两位先生坚持，没有游戏、做梦与爱的童年是不可设想的。钱理群先生说，“玩最大的快乐就是自由自在，爱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样才能回到自然状态的生命。按照先生在《风雨故人来》一书中的观点，儿童就是玩，没别的事，如果让孩子们去教国，那有点荒唐。首先在成人方面是失职，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让孩子们来教国；而对儿童来说是越权，因为这不是他的义务，不是他的事”。金波先生亦持此观，认为无论是从儿童教育还是健康成长的角度，游戏都是非常重要的“成长的权利”。最后，在考虑如何交给孩子学会爱的谈论中，钱理群先生警惕鲁迅所疑心的“爱的专制”，金波先生则以沁透了诗与爱的美文作为自然博爱的生动注脚，亦如其在《儿童文学札记》中所自陈的，“诗人的天赋是爱，诗人要用自己的爱让孩子们懂得爱，爱祖国、爱人民、爱亲人、爱朋友，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从小唤起孩子们心灵上的爱，我们的未来才是光明灿烂的”。

行文至此，细心的读者已经可以很幸运地从滚烫的对话中寻绎到两位先生



「老顽童」钱理群的鬼脸自拍

保护孩子的天性，是金波先生和我的儿童文学观、儿童教育观的核心与本质。在充分尊重孩子天性的基础上，要通过引导，把他们的天性提升到自觉，“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这里面包含4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与大自然建立亲密的联系。儿童与大自然，人与大自然，这是金波先生儿童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核心主题。金波先生在《自然笔记》序里特意谈到“面对大自然的万千生命，孩子们的心胸最包容，态度最平等”，他们“以真诚结交朋友”“有好奇心的探究，有新鲜的发现，还有发自内心的敬畏”。

金波先生在《自然笔记》中还重提《论语》中孔子说的那句话——“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是意味深长。

评论

## 童年不仅是存在的深井，亦是人类的归程

——钱理群、金波合著《我与童年的对话》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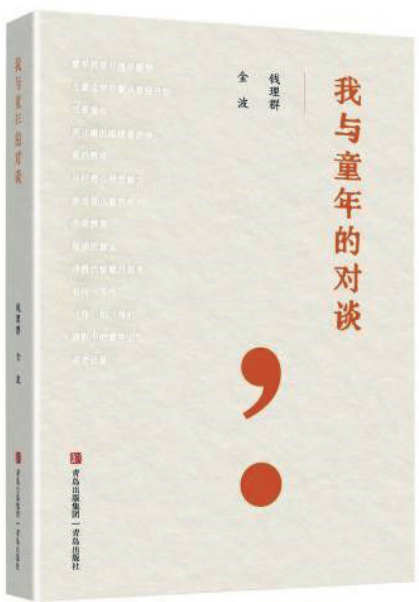
论及“童年”，古今中外向来不乏深掘与礼赞，与“发现童年”息息相关的热议话题是：历史中的儿童是如何被发现或发明的？发现或发明儿童的些什么人？他们在何种维度上关注儿童？然而，无论作为“发明”还是“发现”，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对于儿童究竟在历史上哪一个阶段被发现或发现的盖棺论定，而是儿童在不同时期是如何被理解甚至被误解的。毕竟，当“发现派”论者以“童心”代说人之本性时，难以完全排除建构主义的目的和动机；“发明派”论者在建构历史概念的同时，潜意识中自然也会存在某种本质化倾向——譬如“发现童年”的阿利埃斯在发出“中世纪没有儿童”的声音时，亦然也因其存在着一个理想本质作为参照系的。因而可以预见，走向未来的儿童文学与文化研究，也会是走向建构主义的本质论等更具有自我更新意义的思想理路之中的。在这一基点上，可以说钱理群与金波合著的《我与童年的对话》一书，有望成为当下语境中切实纾解童年焦虑、深入启蒙儿童成长的大家对话录。

钱理群与金波，一位是文学研究领域声望极高的学术巨擘，一位是一生为孩子写作的童心巨匠，何以一相遇便陡然激发出电光石火？我想，产生精神共振与思想共鸣的根柢，其中一个关键点出于他们对儿童教育的共同关注与焦虑。近年来，他们尤其注意到，以“狼性教育”为主导的儿童（教育）观正在无声无息地造成“童年的消失”，二人的讨论和反思也正以此此为开端。钱理群先生审思后提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困境，是教育者犯了“颠倒人生季节”的错误。当然，这里所谓“人生季节”，或是受到周作人的启发，认为人的生命就像大自然的四季，小学和中学是人生的春天，春天该做什么事，如此便知天时，顺时序，否则便致使儿童丧失成长的权利与良机。类似地，金波先生也有类似担忧，因为他在与孩子的相处中悲哀地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儿童缺少有趣的、符合天性的童年生活，已然失去了本属于他们自己的乐园。

### 从童年的失乐园中将儿童拯救出来

起于保卫童年的初衷，两位耄耋老人以“儿童文学启蒙教育”为核心，直击生命教育、审美教育、情感教育、自然教育等社会痛点、热点，试图对如何纾解童年消失的焦虑，如何养育童年循其时序，如何以童年为媒培养精神生命等问题做出心目中的理想提案。言至于此，倘以为这些提案又是另一堆枯燥无味的行为守则、规范，抑或可量化评比的竞技比赛，恐怕是低估了二位先生对于儿童启蒙的深思。尤其出乎读者意料但又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儿童文学的诗乐园。

那么，究竟什么是儿童文学？什么



又是儿童需要的文学？对于这些习焉不察却又暗藏玄机的概念的探讨与省察，恰恰最为考验教育者的远见和目光。“儿童文学就是春天的文学”，钱理群在“人生季节”的思考纬度上如是说。他对于评论者所言“金波先生是绿的”颇有同感，在对话中多次感叹金波先生的文字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因而认为他的作品最大价值之一，就是帮助儿童在“春天的成长”，这不可不谓知者之言。关于何为“儿童文学”的天问，一生凝心于儿童文学创造的金波先生亦成竹在胸：“一是儿童文学应该是使儿童健康成长的文学，二是儿童文学应该是把真正的童年还给儿童的文学。”细细品读《我与童年的对话》全书，不难发现，无论是钱理群先生顺势而为的生命哲学，还是金波先生之健康的享有真正童年的儿童文学，保护儿童天性、任其自然自然是两位先生的共识，也是他们儿童教育观、文学观的核心与本质。

具体而言，如何以儿童文学启蒙儿童“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为自为的人”，就如星落棋盘般散落在《我与童年的对话》中。其中的线索一言以蔽之，或许可以大致总结为“会看”“会读”“会玩”“会爱”几个关键词。譬如，《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摄影中的童年记忆》等篇目中，就记录了先生对于童年“会看”的期待，钱理群汲取林庚老师的“婴儿心态”和梭罗《瓦尔登湖》中所谓“黎明的感觉”等多方面的精神营养，建议孩子培养会看的眼、会听的耳，重新开发感官，召回深切的感受；而在金波先生长达一个甲子的诗意创作中，面对一棵树的审美是常有的事，会看的金波先生不仅自己对生活中的“微景观”颇为留心，在文字中一直以草木繁花、鸟蝶虫鱼这些备受孩童怜爱的座上客吸引着儿童的目光。当然，就曼谷埃尔所谓广义的阅读而言，两位先生所召唤的审美之目已不仅仅是凝心自然之美，还天然地内涵了读书之乐，那些谈及“会读”的

### 插图欣赏



《长安！长安！穿越中华古都市体书》插图，青箬儿绘，西安出版社，2023年1月



两位先生坐在燕园·泰康之家园区的长椅上，展开关于童年的畅谈，摄于2022年5月。

# 感受、思考和对谈

□金波

读书读到一个外国作家的话：“所有伟大的文人都害羞。”又读到：“一个害羞的人，他的命运不可能是快乐的。”我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住进养老院以后，我除了感觉到年老体弱外，还有一种孤独感，身边没有孩子，看不到他们的笑容，听不见他们的歌声。生活中没有孩子的欢歌笑语，这该多么寂寞。现在，我这个老人，还体验到了一种害羞的感觉。

时序进入早春，天气放暖，草坪泛绿。这一天，阳光普照，我突发奇想，去草坪上遛遛我的蝴蝶。这只蝴蝶我养在葫芦里一冬天了，虽然叫着，但从未在阳光下开放它的叫声。

我去了草坪，想把蝴蝶放到草地上。开始，它不肯出来，我转动了一下葫芦，它才胆怯地走出来。它嗅嗅草叶，动动须子，试探着走了几步。正在这时候，来了几位年轻的管家。她们惊讶地叫起来：“这是什么呀？”一个姑娘说：“蝴蝶吧？”我捧起蝴蝶，放在手心里给她们看，吓得她们叫着后退了好几步。就在这时候，蝴蝶叫起来了。叫声又把她们吸引了过来，她们仔细地观察着。我说：“这是蝴蝶。”“这是您的？”“对呀，是我养的。”“您都多大了，还……”旁边一个管家用胳膊肘碰了她一下，她不说话了。我呵呵一笑，不知怎么回答。她们走后，我忽然有点害羞。“您都多大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还玩这个”。那天我一直在想，我不是属于“文人都害羞”那一类吧？

不久之后，我参加了一次养老沙龙，钱理群作主题发言。发言中他提出老人要回归童年，改善老人心态。他列举了几件可以操作的事情，比如观察自然、种植花草、玩赏昆虫等等，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忽然感觉发现了一个新的钱理群。这位教授、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内心深处竟然住着一个孩子。心里住着一个孩子就会有童年的记忆。童年的记忆不仅会使我们想起许多童年的故事，还会让我们怀着一颗童心看待当下的生活。钱理群教授之所以能够提出回归童年的理念，就是因为他还有一颗童心，他能用童心感受当下的老年生活。

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在中学时代曾经有一个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梦。那时候，他读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品，还写了关于盖达尔小说的论文。后来他上了大学，发现自己更适合从事理论研究，所以就放弃了那个儿童文学作家梦。

知道了这些以后，我就更感觉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很值得亲近的、有童心的钱理群了。我们谈彼此的书，我们谈童年的经历，我们谈当下的儿童教育、儿童的审美趣味、儿童文学创作等等。特别是他读了我的作品以后，在书的空白处写了大量的点评文字。他还欣喜地告诉我：你圆了我的儿童文学作家梦！这句话，让我感觉快乐、幸福。我的养老生活，不再孤独，不再害羞，我甚至感到很自豪，内心世界很充实，因为我到了老年还拥有回归童年的感觉，还结交了回归童年的朋友。我交往的空间扩展了，朋友增多了。我乐于和他们谈童年的生活和老年的乐趣。我发现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对于那么了解儿童的心理，那么容易和儿童打交道，以及我的作品里所展现的那种童趣，他们都觉得很新鲜。我也感觉到了知音。特别是他们夸奖儿童文学作家都是有特异功能的个人，这句话，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他们说出了儿童文学作家的心理特征、个性和天赋。的确如此，我们搞儿童文学的人，特别能够了解儿童的心理，包括他们的感情诉求，他们的快乐和不快乐，他们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想象力。我们和孩子很贴心，还会常常想起自己的童年。

我感觉钱理群对于儿童文学的热情被点燃了，我们经常谈到儿童的生活、儿童的教育、儿童的阅读、儿童的想象，特别是我们经常谈到彼此的童年时代。要谈的话题越来越多了，比如童年的游戏，我谈了很多种，但是他说都不会玩，他不会滚铁环，不会弹球，不会逮蛐蛐。但是，渐渐地，我了解到他对摄影很感兴趣，他拍了许多孩子的镜头、大自然的风景。我读了他的《钱理群的另一面》，在这本摄影集里，他做鬼脸的表情让我忍俊不禁。我看到了他和孩子们的交往，他抓拍了许多儿童游戏的照片。他有童心，他有一双发现儿童情趣的眼睛。他还喜欢朗诵。有一次我们这里的老人们开了一次朗诵会，朗诵我的作品。他知道了，问我为什么不邀请他参加，他说：“我是很喜欢朗诵的，我是下过功夫学习朗诵的。”我对他刮目相看。还有，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发现他曾经演过电影，在《三毛流浪记》这部电影里，他扮演过阔少爷的角色。我太惊喜了，原来他所擅长的比我弹球、滚铁环那些游戏更高级呀！我认定他不仅没有忘记自己的童年，而且更关注当下的童年。

相识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但是我们又常常忘记年龄，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读书和写作占去了我们较多的时间，尤其是钱理群教授，每天都笔耕不辍。他说，住进老年公寓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最好，文思泉涌，有写不完的内容。用他的话说，早晨醒来，就有了写作的灵感，进入了思考，于是，开始了一天的写作。

我们有时是一起吃饭，有时是散步相遇，随便找个话题，就可以开始一次对话。我喜欢谈故事和感受，他喜欢谈读书和思考。每次对话都是即兴的，碰到什么话题，都可以畅所欲言，逸兴遄飞。事后一想，都谈了什么？却常常忘记，不记得谈出了什么深义或凡庸，只是觉得每次的聊天都很畅快。

有时候，我也会忽然想起，活了一大把年纪，这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想来想去，无从索解，只是感觉当下的每一天，过得还不算空虚，还总有一些思考，有一些表达。因为有所思考，才称之为人的生活。我常常在思考和探索，并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有我的存在。生活中有我，我在生活中，这真的很好。我在生活中感受，又在生活中思考。我们感受和思考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吧！

我们谈过的许多话题，有感受，有思考，都收到这本对谈集里面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对谈，有更多的不同的声音。



金波先生与他的蝴蝶

儿童文学论坛  
第五九期